

汝南遗事 (元) 王鶚撰

目录

卷一

卷二

卷三

卷四

● 卷一

诏蔡、息帅臣来迓

天兴二年六月甲戌朔，六日己卯，上既诛富察官努，遂决意迁蔡，密诏蔡、息、陈、颖便宜总帅乌库哩鎬，及征行总帅内族罗索，各遣军马来迓，俱谕以行期道路之约。

遣乌库哩蒲鲜如蔡

癸未，诏左右司郎中乌库哩蒲鲜如蔡督治纳钵，因其州廩，毋使扰民，且令密计运马、刍粮之数。初，睢阳解围，侍从官属久苦饥窘，闻蔡州城池坚固，兵众粮广，咸劝上南幸。惟官奴以去岁尝从殿前都点检内族斜烈过蔡，知其备御不及睢阳，力争以为不可，复令于众曰：「敢言南者斩。」众以官努为无君，讽上使早为计。上素不平官努，遂以计诛之，及其党故参政纥石烈牙吾、太男、阿里合之类。至是遣蒲鲜出覘虚实，则城池、兵粮果不足恃。蒲鲜以闻，时上已在道。及抵蔡，颇悔之。至其受敌，始以官努之言为然。

参政张天纲以亳州之变便宜迁授

辛卯，上发自归德，舟行百余里。壬辰，至亳。癸巳，南幸亳。有铁甲百副，有司征民负行，仍备糗粮以资老幼，留吏部侍郎、权参政张天纲、左右司郎中王大济董其事。时亳人新附未安，集庆军节度使王进、同知节度使事王宾复为事不法，失军心。镇防军有曰崔立者，率众攻进等，杀之。城中大扰，天纲以空名宣命，授立节度，其余迁授有差，即令缓其负甲粮资之役，人乃安。天纲遣驰奏，且伏专擅之罪。上是之。

韩铁住溺水死

甲午，户部侍郎韩铁住迎上于泰和县之介沟，雨潦积深，沟浍交溢，马跌，溺水死。上闻而惜之。初，上之入归德也，命铁住趣恒山公仙来援。仙既逗遛不行，因留铁住。闻崔立之变，铁住求还归德，及蔡，以路阻不进，娶妇居焉。其母、妻时困汴梁，人以为非，闻其死者，莫不快也。

石抹嵩拜上于马前

丙申，次新蔡县之姜寨，县令石抹嵩拜上于马前。上问嵩出身，左右以经义乙科对，因奏以礼部尚书、兼翰林院侍讲学士世绩之子也。时世绩亦扈从

，兵乱之后，父子始相见。上嘉之，未几，授嵩应奉翰林文字，以便养亲。

完颜石剌古以应办不职被决

丁酉，次平舆。蔡州观察副使完颜石剌古以应办不职，决杖四十。时平舆县残圯，县无一民，百物必须取给于蔡，匆遽之际，实不能办。上意固安之，而近侍左右有不容者，互出恶语以恐官吏，石剌古惧而匿。上怒，因是有罚。

上入蔡

戊戌，上入蔡。蔡之父老千余罗拜于道，伏地呼万岁，见上仪卫萧条，无不涕泣。上亦歔歔者久之，自上发归德，连日暴雨，平地水数尺，军士漂没甚众。及入蔡始晴，复数月大旱，识者以为不祥。

诏尚书省约会征进

己亥，诏尚书省为书寄恒山公仙，约会征进之期。上览书，问宰臣谁为之。尚书右丞、兼枢密副使仲德对曰：「前应奉翰林文字王某也。」，上曰：「朕即位时状元耶？」即赐召见。翌日，授尚书省都事。某辞以祖母丧服未除，不拜。彝命起复援焉。

兖王用安请幸山东

壬寅，山东行省兖王用安知上欲迁蔡，遣人以蜡书言其六不可，大率以谓：「归德环城皆水，卒难攻击，蔡无此险，一也；归德虽乏粮储，而鱼芡可以取足，蔡若受围，廩食有限，二也；敌人所以去归德者，非为我也，纵之出而蹶其后，舍其难而就其易者攻焉，三也；蔡去宋境不百里，万一资敌兵粮，祸不可解，四也；归德不保，水道东行，犹可以去蔡，蔡若不守，去将安之？五也；时方暑雨，千里泥淖，圣体丰泽，不便鞍马，仓卒遇敌，非臣子所能救，六也。虽然陛下必欲去归德，莫如权幸山东。山东富庶甲天下，臣略有其地，东连沂、海，西接徐、邳，南扼盱、楚，北控淄、齐，若銮舆少停，臣仰赖威灵，河朔之地可传檄而定。惟陛下审察。」上以其言示宰臣。宰臣奏安用反复，本无匡辅志，此必参议张介等议之。然业已迁蔡，无可议者，遂寝。

曲赦蔡州

秋七月癸卯朔，曲赦蔡州境内，制曰：「天方悔祸，少宽北顾之忧；人亦告劳，爰启南巡之议。惟今蔡郡，实古豫川，干戈以来，市井如故，久以孤塘而抗敌，出于众力之输勤。及闻临幸之初，愈谨奉迎之礼，人已至于垂泣，朕亦为之动怀，宜沛恩私，曲加慰浣。自天兴二年七月一日昧爽以前，据蔡州管内支郡、属县杂犯死罪以下，并行释免。官吏军民，各覃恩两重。归德以南经过去处，曾经应办者迁一官，百姓逃亡户绝者，抛下地土，听人恣耕，并免差税。自来拖欠官房、地基、军须等钱，俱免追征。连年兵饥，多有暴露骸骨

，仰所在官司如法埋瘞。呜呼！奉畜尔众，敢辞毫邑之迁；时迈其邦，尚获周家之助。咨尔有众，体予至怀，故兹诏示，想宜知悉。」

遣近侍宣谕州民

是日，复遣近侍宣谕州民，弛门禁，通众货。时敌兵去远，商旅颇行，小民欢呼鼓舞，以为复见太平，公私宿酿，一日皆尽。

乌古论镐等进职

乙巳，以银青荣禄大夫、蔡、息、陈、颖等路便宜总帅、兼镇南军节度使乌古论镐为御史大夫，总帅如故；正奉大夫、尚书吏部侍郎、权参知政事张天纲为御史中丞，仍权参政；龙虎卫上将军、大司农卿内族药师为镇南军节度使，兼蔡州管内观察使。

右丞仲德谏修见山亭

戊申，右丞仲德言：「自古人君遭难，播越于外者，必痛自苦刻，过自贬损，然后可以动天感人，克复旧物。昨臣朝退，道逢民夫数百人，荷畚插杖数入宫，问云：『将修见山亭，及治葺同知衙，以为游息之所。』此必非陛下意，殆近侍官谕有司为之。臣愚以为不可。敌人犯河南几二年矣，京师陷没，诸郡皆残圯，所保完者独一蔡耳。蔡之公廨，固不及宫阙万分之一，方之野处露宿，则为有余，况车驾将行之时，已尝劳民治之。今兹不辍，恐人心解弛，不足以济大事。」上遂命止之。

蒲鲜等进职

己酉，以荣禄大夫、遥授中京副留守、兼尚书左右司郎中乌古论蒲鲜兼息州刺史，权元帅。左盐军、行元帅府事、金吾卫上将军、遥授同知归德府事、征行元帅、权总帅内族娄室签枢密院事。

卢进等以进物迁赏

青尖山卢进遣范天保来朝，仍进表段三百匹，及獐、鹿、脯、茶、蜜等物。诏进充宣差招抚使，赐之金牌。天保加少中大夫、同知息州事，充元帅府经历官。自此进物者甚众，皆量其多寡迁赏。

仲德谏选室女

壬子，内侍殿头宋规密奉诏与御史大夫镐夫人蒲察氏选择室女，已得数人，将进御。右丞仲德言：「《礼》重内则，《诗》本后妃，所以承宗祧、广继嗣也。顷闻遣人求良家子，以充后宫。臣知陛下必不为色，为社稷计耳。然小民无知，更相传讽，以为汴京陷没之后，七庙乏祀，两宫播迁，陛下行幸蔡州，志图刷耻，然驻蹕以来，不闻远略，而先求处女，以示久居。臣愚以为民愚而神不可不畏，况征进有日，难于从行，宜俟退敌，更求配耦。」上谕旨曰：「朕六宫散失，左右无人，或以蔡郡独完，故令采择。及承规诲，敢不敬从

。止留识解文义者一人，余皆放释。卿宜谅知之。」

诏答恒山公仙请诛魏璠

乙卯，诏答恒山公仙曰：「得卿奏章，以魏璠专擅、间谍君臣，请诛之以厉其余。朕非曲宥此人，但以罪在赦前，赦不可失信。然朕迁蔡时，弃之睢阳，无复录用矣。」初，璠被命与其侄昌哥领忠孝军数人，夜冲敌营，征仙入援。璠至西山，适仙与敌战，大败军溃。璠矫制招集散亡至数千，仙闻恶之。及与语，璠正色厉辞，责仙不赴君父之难。仙初不为动，参议王佐、转运使石玠等怒之深，日夕交构，以谓璠请行时，密计不济则刺杀之。仙乃忌璠等，拘于空谷中，日给麦仁数升，隆冬雪飞，冻馁殊甚。仙闻官努为变，谓上已亡，屡欲杀璠。睢阳路通，乃从归。璠见上具道仙短。寻仙亦遣人奏璠罪。上虽嘉璠忠，而重违仙请，乃留璠以本官充归德府元帅府经历官，复以此诏答仙。

蒲鲜石鲁负祖宗御容来

丁巳，前护卫蒲鲜石鲁负太祖、太宗及后妃御容五至自汴梁，敕有司奉安于干元寺，一切礼仪，务从省减。左宣徽使温七十五奏奉安吉礼，合无用乐。上曰：「乐须太常，奈何？」七十五曰：「市有优乐甚都，姑假用之，其孰曰不可？」时权左右司员外郎王鹞侍侧，上目之。鹞进奏曰：「世俗之乐，岂可施帝王之前？」遂止。

蒲鲜世达等来归

是日，前御史中丞蒲鲜世达、西面元帅把撒合等及其家属五十余人自沃来归。

赐尚书省米麦盐曲

戊午，上以省院事繁，终日不得休息，诏有司量给岁赐钱为饮馔费。宰臣以百官军士俸薄，固辞。从之，然月赐米麦盐曲有差。

刘昌祖请伐宋

庚申，扶沟县招抚司知事刘昌祖上封事，请大举伐宋，颇合上意。上谓参政天纲曰「朕观此人似可用，卿可更为面诘，观其蕴藉。」天纲与语，不甚奇之，然重违上言，且恐阻碍贤路，奏以为尚书省委差官。

温敦昌孙等奏恒山公无勤王心

壬戌，殿前左副都检点温敦昌孙、近侍局直长古里甲安等约会恒山公回，奏：「仙军士虽众，散漫山谷，自营粮食，无甚纪律，且信其左右小人之言，略无勤王心，但欲邀致主上，挟之以自大耳。」上恶闻之，然素知仙短，内以昌孙等言为是。

● 卷二

兀林答胡土弃中京

甲子，中京留守、权参政兀林答胡土以洛阳不可守，弃其家属，选精锐数十骑赴行在。上召见，慰问良久，而内薄之。会唐州元帅乌古论黑汉屡遣人告急，即命胡土领忠孝军百人，就征西山招抚乌古论换住、黄八儿等义军为援。

定进马迁赏格

丁卯，定进马迁赏格。每甲马一匹迁一官、升一等，二匹二官二等，三匹三官三等。止散官职事，已及三品者，进数虽多，一官一等。止把军头目，自愿进献者，递升官职。无牌者给银牌，已带银牌者易金牌，左右司官移刺克忠等以赏格太优，请于右丞仲德。仲德为上意已定，无可更者。盖仲德密劝上西幸秦、巩，故厚其赏以来马。由是西山帅臣范真、姬汝作、呼延实等各以马进。寻又定罪拘括，凡得马千余匹，以签枢密院事、权参政抹捻兀典统领之。

遣使诸道选兵

是日，遣使分诣诸道选兵赴蔡，凡得精锐万人。

诏木甲咬住监修器甲

上以器甲不完，诏并工修缮，以工部侍郎兼军器监使木甲咬住监督之。不逾月造成，军威稍振。

论世达等除授

己巳，以前正奉大夫、御史中丞蒲察世达为尚书吏部侍郎，权行六部尚书。世达尝为左司郎中、同签枢密院事、翰林直学士、充益政院官，皆称上意。上幸归德，遣世达督运陈州粮。会陈有变，世达亦预胁从。寻间道之汴，闻上南迁，徒步赴行在。上念其旧，故录用之。左右司官因奏撒合、石鲁合无任用。上不答，久之，乃曰：「世达曲从，非出得已。然朕犹少降资级，以示责罚。彼撒合掌军一面，石鲁宿卫九重，崔立之变，不闻发一矢而束手受制于人。今兹来归，赐以不死，足为被恩，又安得与世达等？虽然，撒合老矣，量用其子可也。石鲁但当酬其负御容之劳，至于任使，朕徐思之。」未几，艾萨克合为北门都尉，男山儿为本军都统，石鲁复收充护卫。

诏给养恒山公幼男

壬申，武阳县民舒怀信等六人负恒山公幼男至自汴梁。诏尚书省给衣食，养于近侍局大使把讷申家。仍遣谕仙曰：「丧乱以来，闻卿家属散失俱尽，今有子远来，朕甚喜焉。即欲驰送使父子相见，以路梗未通，兼卿男饥病、羸瘠殊甚，俟稍安好，续当遣人由便道护送以往。」

议遣张俊潜复京城

是月，议遣沈邱元帅张俊会鄆陵、扶沟、尉氏、通、许、陈留、杞县等处义军，潜复京城。如不能守，焚其宫室以还。大臣难之，遂止，然但行移附近京诸县招抚而已。

以粘割完展权参政

八月癸酉朔，以秦州元帅粘割完展权参知政事，行省事于陕西。且以蜡丸为诏，期以九月中聚集大军，与上会于饶丰关，出其不意，取宋兴元。

卢进报王楫使宋还

甲戌，青尖山招抚卢进奏：「顷有敌骑百余，杂以宋人北行护。覘者谓北使王楫以奉使还，宋复遣人议和，辎重礼物甚多，以军防护故也。」上闻之，惧。

上阅兵

丁丑，上阅兵于见山亭。

以司天台武亢充长行

右丞仲德奏前司天台管勾武祯男亢，习父之业，精于占候，宜召赴行在，以备咨访。上遣人召之，既至，屏人与语，大悦。即命为司天长行，所以资给甚厚。亢数言灾咎，动合上意。朝士见其倨傲，往往非之。九月，敌人围蔡，亢预奏今年十二月初三日敌人攻城，及期，果然。上复问：「何日当解？」亢曰：「直至明年正月十三日，城下当无一人一骑。」上喜，但密计粮食，使至不阙。明年正月十日城陷，十三日撒营去，城下无一人一骑。其数术精妙如此。

诏尚书省牒宋中书省借粮，仍谕阿虎带等

己卯，前降授蔡州都军致仕内族阿虎带言：「宋人与我和好百年之久，以先朝边将生事，是致两国只失相加。今我困惫南走，去彼不远，若不较名分，以之给和好，但得兵粮见资，足以御敌。倘南北先和，并力来攻，我之受祸不浅矣。臣虽老谬，乞与辩士李裕、周鼎奉使，不得助兵，则得助粮，必不得已，犹可以间南北之和，缓腹背之敌。惟陛下省察。」诏尚书省牒宋中书省借粮一百万石，因假阿虎带镇国上将军、同签大睦亲府事，裕充知事，鼎令史，男阿邻亦待行。陛辞，谕旨阿虎带曰：「宋人负朕深矣。朕自即位，数戒边臣无扰边界。边臣有自请讨伐者，朕未尝不切责之，向得州民，随即见付。近日淮阴来归，彼欲多输钱帛为赎，朕若受财，是货之也。秋毫不犯，付以全城。今乘困弊，据我寿、泗，既诱我邓州，又攻我唐州。虽然，彼所以为谋亦浅矣。敌人灭国四十，以及于夏；夏亡，则及于我；我亡，则及于宋。唇亡齿寒，自然之理耳。为彼之计，不若与我连和，同御大敌，所以为我者，亦为彼也。卿至其以此意晓之。」

仲德杖忠孝军李德

壬午，忠孝军提控李德率十余人乘马入省，大呼左右司官，责以月粮不优。兵吏约之不去，迭出慢言，几于詈骂。郎中移刺克忠不能堪，趋白右丞。仲

德大怒，缚德堂下，谕以朝廷刑法名分之重，杖六十。其长有诉于上者，上谕旨仲德曰：「此军得力，方欲用之。卿何不委曲容忍，而责罚乃尔！」仲德奏曰：「方时多故，录人之功而隐其过，此是陛下之德。至于将帅之职则不然，小犯则决，大犯则诛，虽强兵悍卒，不可使一日不在纪律中。盖小人之情，纵则骄，骄则难制。睢阳之祸，岂独官努之罪？亦由有司纵容之太过耳。今欲改更前辙，不宜爱克厥威，赏必由中罚，则臣任其责。」上默然。军士闻之怖惧，至于亡不敢犯。

寿州帅府官迁授

癸未，寿州元帅楚（王弁）奏：「臣昨奉诏，与经历官高鉴复立寿州事于蒙城，蒙城土豪。鉴，字君镒，辽阳人，正大元年词赋进士，前蒙城县令。县废，鉴为敌所虏，北归。（王弁）已完，复授元帅职，让鉴，鉴不受，遂奏以为经历官矣，臣从宜与宋连和，置立榷场，贸易诸物，是故军民粮食不阙。又增修城郭，敌人不敢犯，今将逾年矣。臣本农民，不愿官爵，乞量赏军士，以慰其心。」诏迁赏有差，州县榷官皆令真授。

宋人陷唐州，乌古论黑汉死之

乙酉，宋人攻陷唐州，元帅、右监军乌古论黑汉死之。黑汉以亲军入仕，常为唐、邓元帅府把军官。天兴初，唐州刺史内族斜鲁以病卒，时朝廷道梗，帅府承制以黑汉权刺史、行元帅府事。二年，邓帅移刺瑗以全城叛归于内，宋人徙其民襄、汉间，复以旧亡人实邓，瑗授武功大夫，令为书招黑汉。黑汉杀其使者不报，宋人率兵攻唐，数月不能下。黑汉闻上迁蔡，遣人求救，上命权参政胡土将兵以往。既至，宋人避路纵其半入城，合击之。胡土大败，仅存三十骑以还。城中乏食，黑汉杀其爱妾以啖士，士争杀妻子。城陷，壮士仅千余。黑汉被执，宋人诱之使降。黑汉不可，遂被害。

遣参政兀典息州行省，仍谕之

丙戌，息州帅府报宋入对境，重屯军马，有窥息之意，乞益兵为备。诏权参政兀典、签枢密院事娄室领忠孝军三百、蔡州总帅府军三千，行省院事于息，以礼部员外郎温迪罕喜刺、尚书省都事完颜嫩忒、户部主事王英为首领官。将行，谕之曰：「鞑靼用兵，所以常取全胜者，恃北地之马力，就中国之伎巧耳，朕实难与之敌。至于宋人，何足道哉？柔懦不武，若妇人然，使朕得甲士三千，可以纵横江、淮间，卿其免之。」

乌古论镐权参政，胡土为点检

丁亥，以御史大夫、兼蔡、息、陈、颖等路便宜总帅乌古论镐权参政，胡土为点检，罢权参政。初，镐保蔡有功。上闻，遣人褒论，赐以大信牌，自元帅升总帅，而镐亦自奋厉。上之南渡也

，满城之败，征行军马总帅内族娄室领败亡数百骑，由徐、永间济河。时睢阳已被围，娄室等奔蔡。镐素知娄室跋扈，辞以无中旨，弗纳。内族娄室等怒，复奔息。息帅石扶九住纳之。未几，九住与娄室有隙，娄室诬九住将害己，并诸僚属皆擅系狱。镐以其隶己，数移文理辨，不报。遇诛官努赦，乃释之。及上将幸蔡，征蔡、息军马来迓，以蔡重镇，且欲为行在，虑有不测，诏镐勿远迎，令别将领军以来，故娄室独得见上于双沟，且拜且泣，屡诬镐罪。上虽不言，而心薄之。既到蔡，从官、近侍率皆穷乏，至于面有饥色、体无完衣者，人往往取给于镐。镐之妻蒲察氏素称鄙悍，而镐畏之。近侍有干求不满其意者，日夕交谮于上，甚以尚食酱阙，求之不得为言。上愈怒，虽擢御史，而召见特疏。镐亦自知被谗，忧愤郁抑，常称疾在告。会前参政石盩女鲁欢侄某，以叔女鲁欢无反状，偶为官努所忌而滥诛之，状白尚书省求改正。左右司官以闻，上曰：「朕尝谓纽勒緡反者耶？而无迹可寻。谓不反耶？朕方南走，遣人求援军，彼留精锐自防，而发其羸弱者以来。既到睢阳，彼厚自奉养，使朕酰酱有缺。朕为人君，不当语此细事。但四海郡县，莫非国家所有，坐保一城，自臣子本分事。彼靳固自负，而有骄君上之心，非反而何？朕方驾驭人材，当录功忘过，其治正之。」左右司官揣知上意之在镐也，数为右丞仲德言之。仲德每见上必称镐功业，宜令预参机务，又表荐镐自代。上素直仲德，怒少解，及乌登行，故有是命。瑚图克强愎自任，前后败绩，亦改授焉。

总帅王仓儿等升职

戊子，以蔡州忠义军都总帅王仓儿为平安都尉，义胜军都总领石禄为荡寇都尉，其余军职以次升迁，皆右丞仲德之荐引也。

● 卷三

设四隅讥察官

庚寅，设四隅讥察官，秩视随朝从八品，以左右司员外郎王某统领之。初左右司官敷奏拟前郎中王大济除授，上皆不许。久之，始授西上合门使。一日，郎中移刺克忠奉使出，独员外郎王某从，上谓某曰：「朕所以疏大济者，汝知之乎？」某以「不知」奏。上曰：「近侍，腹心也。御史，耳目也。兼是二者，非宰相、首领官乎？宰相大臣事或有所不知，知之者惟左右司官耳！向官努将变，朕已微闻其端。以大济尝与从游，屏人问之。大济对以不知，复称道其忠。不数日，变作，朕之旧人，诛戮几尽，彼为奏官，不称至此。朕非不能杀之，第以河朔相从首领数人皆不反，独大济存焉，故隐忍至今，授以散职。今朕迁蔡，宰相、百官皆其旅寓，惟汝尝为汝阳令，又尝为帅府弹压官，蔡人情伪，想已备悉。朕以几事责汝，有闻即奏，无若大济然。」某奏：「蔡自迁避以来，人物丛杂，且密迩宋境，奸覘不无。乞依省院例，设讥察官，专一纠

察奸细。臣虽不才，愿总其事。」上从之，故设焉。

仲德以天旱辞避，仍荐蒲察桓端等

右丞仲德以天旱上表辞避，乞止充军职。上不许。仲德因荐京西路大司卿蒲察桓端可充执政官，汝州元帅府经历官吉鼎可充户部官，兼理民讼。时桓端、鼎皆在西山，亟遣人召之，后以路阻不至。

息州行省遣人奏中渡店之捷

壬辰，息州行省遣人奏中渡店之捷。初，参政兀典等赴息，既至之夜，潜遣忠孝军百余骑袭宋人营于中渡。宋人骇愕，望风奔溃。斩首数百，得牛马、军食甚众。复奏元帅张闰不遵约束，乘锐远追，失军士十数人，乞正典刑。上方与宰相议，而行院娄室表闰无罪，为兀典所诬。上遣人赦之。比至，已死狱中矣。

遣孛术鲁娄室等领军赴息

丁酉，遣颖州总帅孛术鲁娄室、陈州元帅蒲察合达领军五千，就食于息。未至，闻敌人将来，亟命征还。

万年节

乙未，万年节。上思太后，泣下。左右悲感，不能仰视。时州郡上表称贺者二十余处，敌人大势已过钧、许矣。

赦王仓儿罪

戊戌，安平都尉王仓儿领军千余，护送蔡州征行军家属赴息，至平舆，闻有敌人游骑而还。有司奏处仓儿以死。上赦之，复议遣行。

完颜药师卒

庚子，领南军节度使药师卒。药师，内族人，便僻巧慧，以南书省祇候郎君出身。既历州县，颇有声誉，累官龙虎卫上将军、京南路大司农卿。奏征歇役税积数十万石，所至骚动，然威名素着，吏不敢欺。正大八年冬，朝廷遣行省合达、行院蒲兀领大军数十万，迎敌人于邓，虑粮运不给，特命随军应办。既败，药师走唐州，寻迁息州。上幸蔡，来见，即命节度镇南军，仍充宣差省院镇抚军民都弹压。以老疾常在告，复多娶妇，竟死于色，议者鄙之。

蒲察合达败绩

辛丑，遣陈州元帅蒲察合达领疲软军三千及其家属赴息。翌日，遇敌军于马香店，力战终日，我师败绩。合达被擒，人士诛戮几尽，惟安平副都尉安广百余人被创以还。

设四隅和余官

是日，设四隅和余官。比市价增二分，凡余粮一万七千石有余。

设惠民司

上以军士多病，药饵艰得，设惠民司于市，以太医数人更直，药从官给，仍择年老进士二人为医药官。

更易蔡州官

九月壬寅朔，以正奉大夫、尚书吏部侍郎、权行六部尚书蒲察世达兼权镇南军节度使，嘉议大夫、监察御史乌古论胡屯出同知节度使事，太中大夫、尚书、户部员外郎李献甫为节度副使，昭武大将军、遥授同知颍州防御使事蒲察没里千为观察副使，朝列大夫、许州郾城县令郝简为观察判官。时议戒严，而节度使药师卒，节度同知、观察判官亦无正员，节度副使李玮、观察副使完颜石赖古复疲软不胜任，惟节度判官田秀颇办事，余皆择人授之，县令、录事亦更易焉。

世达请并收晚田

行六部尚书蒲察世达以敌兵将至，奏请抚谕军民，并收晚田不及者，践毁之，毋令资敌。制可。

王璧请上复幸归德

甲辰，归德府总帅王璧遣经历官魏璠请上复幸归德。璠见上，屏人委曲具陈利害，词甚切至。上虽然之，而不能行也。

高刺哥来见

丙午，宿州副总帅高刺哥既平老婆潭之贼，领精锐数十骑来见。上嘉之，留而弗遣。

元志以军来援

戊申，鲁山元帅元志领军千余来援，时诸帅皆知敌人赴蔡，往往拥兵自固，惟志沿山数百里，且战且行。及蔡，几丧其半。上表异之，即日赐大信牌，升为总帅。

减定官吏军兵月俸

丙辰，诏尚书省裁减冗员，沙汰软兵，及更定官吏军兵月俸，自宰执以下，至于皂隶，人月支粮六斗。

括城中粟

己未，括粟于城中，人存粮八斗，十岁以下五斗，敢匿斗升者处死。以行六部尚书蒲察世达、总帅孛术鲁娄室为括粟官，穴地扑墙，少不容贷，凡得粮二万五千石有余，而犯法者众，狴犴为充。上皆怜而释之，寻以所括民粟，诏依进献例迁加。

禁公私酿

辛酉，禁公私酿，惟省院不禁。右丞仲德请禁之。上不许，曰：「将士无他赏，立功者特赐之酒，犹足为劝。」

分军防守四面并子城

甲子，分军防守四面并子城，以总帅孛术鲁娄室等守东南，都尉内族承麟副之；御史大夫、权参知政事乌古论镐守南面，总帅元志副之；殿前都点检兀林答胡土守西面，忠孝军元帅蔡八儿副之；忠孝军元帅、权殿前右副都点检王山儿守北，而元帅纥石烈柏寿副之殿前右卫将军、权左副都点检内族斜烈守子城，都尉王爱实副之。仍遣护卫奉御各一人，随门监视。

月给官努母妻家粮

丁卯，诏尚书省月给官努母妻家粮。

更造天兴宝会

戊寅，更造天兴宝会，同见银流转，一钱、二钱、三钱、五钱、凡四等，以楮为之，伪造者斩。时物价腾踊，钱币不行，市肆交易，唯用见银，而畸零尤难，故立楮币救之。然支多收少，不逾月法壤。

赐义军战歿被创者麦

戊戌，义军招抚毛佺等乞以本军夜劫敌营，屡出屡败而还。诏战歿被创者赐麦有差。

阿勒根移失刺镇抚军民

十一月辛丑朔，以殿前右副都点检阿勒根移失刺为宣差镇抚军民都弹压，别设四员弹压副之，四隅讥察亦隶预焉，仍制职官六品、军官提控以下，并听移失刺处决。时谷价日腾，斗米白金十两，空街净巷，往往缢人而食之，军卒尤甚，至有鬻其肉者。移失刺乃立高竿于市衢，有犯者钩其首悬之。犯者少止，然遇夜亦不能禁。

把亦把然等出降

丁亥，敌人复以大军薄城，东门护卫把亦把然、北门奉御蒲察孛干各单骑出降，有司鞠问其属，延坐甚众。诏止诛预谋者，余皆赦之。

征诸道兵会战

戊子，遣人继矾书征兖王用安、恒山公仙、京东行省赛不、陕西行省完展、息州行省兀典，并陈、颖、宿、寿、泗州等官军，及诸山寨义兵，期以来年正月旦日会战，中外举火三以为验。及期，无一人至者。

教射于子城

辛卯，上教射于子城。中者赏赉有差。初，有司减定军粮，军人颇怨望。上闻之，欲分军为三，上军月支粮八斗，中军月支粮六斗，下军月支粮五斗，然恐官吏及下军复不均。及立射法，而上、中军多受赏，连中者或面赐之酒，人益为劝。阴有所增而人不知，且得教阅劝激之法，右丞仲德之谋也。

温敦昌孙战歿

丙申，殿前左副都点检温敦昌孙以战歿。昌孙，皇太后之侄，卫尉六十五之子也。本姓王氏，姑为宣宗皇后，乃改赐焉。昌孙为人短小精干，性复悌恺，雅为上所知。宣宗朝，与其弟住儿俱授奉御。上即位，累迁诸局分宫。官努之变，近侍、旧人多被杀戮，乃令提点近侍局。将幸蔡，改授点检。敌人围城，数引兵潜出巡逻，常得覘者。时上食须鱼，汝河鱼美。上以浮尸东下恶之，城西有积水曰练江，鱼大且多，然距城数里，必以军卫翼，乃得捕。昌孙日领军以往，所得动千余斤，进余分赐将士。敌人覘之，左右设伏，伺其归击之。我军败走，昌孙力战不退，遂被害。

宋人助敌，以兵战于南城

乙巳，宋人遣襄阳太尉江海、枣阳太尉孟珙以兵万人助敌，耀于城南，且以射书入城中，招谕军民。右丞仲德得之，投诸水中。忽敌兵数十卒至城下，几及门，我军逆战，敌人甚勇。俄而翼伏发矢下如雨，敌惧，突围夺桥道以出，唯二人不及，为我军所得。

胡土以奴降乞解军职

丙午，殿前都点检兀林答胡土之奴曰六儿者，窃胡土之金牌，夜缒城降敌。朝士喧播，以胡土纵之往，将有异志。胡土闻之，内不自安，上表乞解军职。上谕旨曰：「卿父子兄弟皆为帅臣，荣被国恩不为不厚，顾卿岂有求降敌理耶？卿在洛阳不即投降，而千里远来降于蔡，亦岂人情也哉？闻卿遇奴太察，且其衣食不甚丰腆，此自奴辈往来饱暖计耳。卿何嫌为哉？」因赐酒馔以慰其心。初，胡土罢机政，颇有怨言，左右劝上诛之。上不许，及四面分守四城，胡土守西城，胡土犹怏怏。至是，铭感上恩，无复他虑矣。

● 卷四

乌古论先生令军民服元气

乙卯，妖人乌古论先生因阉竖白上，乞在城军民皆服元气，不费官粮，可以经久抗敌。右丞仲德知其妄，乃奏：「昔田单守即墨，以一贱卒充天命，师动静必咨。至于退燕军而复齐七十余城，事固有以权诈成功者，况用兵乎？愿陛下赐以真人之号，华其供帐，每事假之，敌人好巫，知必骇异，旋出奇计，或可立功。」上颇然之。参政天纲力辨以为不可，遂止。

诛移刺瑗子侄

戊午，前邓州元帅移刺瑗密遣人诱其子侄出降。事觉，并诛之。弟粘古适卧病，闻之，亦以忧悸卒。

宰臣论石抹虎儿破敌计

癸亥，军吏石抹虎儿者求见右丞仲德，自谓有奇计退敌。及见，出马面具，如狮子状而恶，别制足尾，皆麻布为之，饰以青，因言：「敌人之所恃者马

而已，欲制其人，先制其马。如我军先以常骑迎之，少战寻少却，彼必来追。我以驯骑百余，皆此状，仍系大铃于颈，选壮士乘之，以逆彼骑，必惊逸。我军鼓噪继其后，此田单所以破燕也。」仲德见上言。上以问参政天纲。天纲曰：「敌众我寡，此不足恃。纵使惊去，安保其不复来乎？恐枉费工物，只为识者笑耳。」上从天纲议。

徐州降敌，丞相赛不死之

丙寅，徐州降敌、右丞相赛不死之。赛不状貌魁伟，沉厚有大略，初补亲军。章宗即位，选充护卫，本姓完颜氏。宣宗朝，自陈元出始祖懿宪景元皇帝之后，乃附属籍，赛不尝为枢密副使、平章政事，皆以醇谨得大体见称。正大初，进拜尚书右丞相，雅与参知政事李蹊相得。及蹊以罪出尹京洛，赛不数荐于上，至比唐王、魏不可令去朝廷以复命。三年，宣宗庙成，将禘。禘祭议功臣配享，朝士纷纷，莫有定论。时赛不充大礼使，因奏故丞相福兴死于王事，七斤谨守河南，以迎大驾，余皆不足道也。兴定四年，吏部郎中杨居仁上封事言：「宰执皆具僚，不足以倚大事，乞择人授之。」辞甚切至，上以语大臣曰：「相府不得其人，此自御史、谏官所当言者，彼吏曹、郎官，职在铨衡、常调而已，何与此哉？」神色甚厉，尚书右丞世鲁素嫉居仁，希旨以为僭从其言，而以居仁使北。赛不徐进曰：「天下有道，虽刍蕘得尽其言，况郎官乎？陛下宽宏容下，有来谏之德，故不应言者犹言之，则应言者可知矣。其言可用，陛下当致用，不可用则置之。不必臣等知也。」上多之。五年，行尚书省事于京兆，数上表求致仕。许之。天兴二年，复拜前职。车驾北征，自愿从行。至睢阳，诏徐州行尚书省事。闻上迁蔡，上书乞赴行在。不从。蔡既受围，徐州节副郭野驴与敌境沛县主帅鹿琮通谋内应，破之。赛不遂越城投河，不死被执，自缢。

恒山公仙军溃，兖王用安叛降

是月，敌兵千余败恒山公仙军于淅川，仙仅以身免，与数十骑沿山北遁，兖王用安亦以海、沂、涟、邳数州降敌。西山帅臣完颜嫩忒等多叛降焉。

敌人决练江、宋人决柴潭入汝

丁丑，敌人决练江、宋人决柴潭以入汝，西南二面不复固矣。

娄室胡土权参政

辛巳，以总帅孛术鲁娄室、殿前都点检兀林答胡土皆权参政，娄室与尚书右丞仲德同事，胡土防守如故。复以都尉内族承麟为东、西元帅。先是，敌人攻东城，娄室随机备御。二日，敌不能前，移攻南城。权参政乌古论易之，炮击城楼几仆。右丞仲德率军救援，经画有法，敌乃罢攻。寻四面受敌，仲德艰于独援，遂荐承麟代娄室守东面，而已与娄室同救应。胡土失外城，颇惭恶

，声言力小不能令众。仲德亦荐之，故有是命。

敌人克西城

己丑，敌人复大至，克其西城。城中前期筑栅浚壕为备，敌虽克之，不能入，但于城上立栅自蔽，仍南北相拒。凡敌所占百余步，敌帅坟盍复令军中毋速攻，意欲蔡人自变生致上也，然军士踊跃，视死如归，人以不得出战为愧。

以御用器皿赏战士

庚寅，上欲赏战士，而府库空竭，乃悉出御用器皿，然后总百官进献，不足则敛于民。又虑将士衣甲其有不完者，尽括民衣袄赐之，谓之「软缠」。诏军民都弹压阿勒根移失刺办其事，移失刺素苛暴，有犯必诛，血流于市。

杀妖人乌古论先生

壬辰，杀妖人乌古论先生。本贯人家奴婢，喜学道，为全真师，大得房中之术。居汴梁，佯为狂态，被头露足，缀麻为衣，自谓麻帔先生，豪门大族率皆敬奉。宣宗尝召入宫，由是益无畏惧，常出入大长公主家，殊有秽迹。上微闻之，敕有司掩捕，则已逃去。上恐恶彰，使勿追。正大末，从乌古论镐来官汝南。镐馆于其家，人皆知与镐妻通，而镐不知。生闻之不自安，求出。镐为营建道宇，率在城官吏、僧道、耆老亲为出送。生既居外，饮酒食肉，靡所不为。上幸蔡，生欲走避，会敌兵梗路，不能出。蔡既受围，因阍竖求见，赖参政天纲言乃止。至是，复求入见，谓有诡计可以退敌。乃见上，但揖不拜，且多大言，无君臣礼，其言大略妄自尊夸，欲出说坟盍，自为脱身计。生出，上问左右司官：「识此人否？」郎中移刺克忠、员外郎王某素丑生行，具以向者麻帔为奏。上怒甚，命缢杀之。

杀上厩马分犒将士

乙未，杀上厩马五十匹、官马百五十匹，分犒将士。尚厩饲马止十匹，百官唯执政四五人与都弹压移失刺乘马，余皆徒行矣。

撤民屋

时西城上下增置堡楼硬栅，公私材木俱罄，大小杂树斩伐亦尽，乃撤民屋用之，自城及市，几四五里，相望空墙而已。

仲德礼覲僧以安人心

己亥，有狂僧号菩萨，自言能退敌。有司闻之，但含笑不答。数日忽不见。又有女覲亦作鬼语，称有救兵自西南来。右丞仲德皆遣人致礼，以安人心。

议诛忠孝军之为劫者

自敌人攻城，昼夜相持几月余，军士皆喜战，而忠孝军尤致死力。宣差镇抚军民都弹压移失刺尝奉密旨，忠孝军罪应死者当具奏。俄城中有巨劫七八人，屠人之家而夺其食。事觉连系，有忠孝军提控都统二人，移失刺以闻。上欲

曲宥之，其帅王山儿奏曰：「法，天下之公共，非人君所得以私，况谋故劫杀，罪在不赦。国家畜养若辈，用在一日，身死锋镝，理固其宜。岂可以一军之私，而伤天下之公乎？虽陛下自以为恩，臣愚以为过矣。」因泣下固请，乃命诛之。是月，四城将士战歿者，总帅一、元帅三、都尉二，总领提控以下不可胜纪。

祭柴潭神仍赐号

壬寅，诏参政天纲祭柴潭神，仍赐号曰「护国灵应」。潭在城南，水深长数丈。宋人分攻南面，决之，潭几涸。一日，云雾障潭，潭水暴涨，至是及丈余。上神之，后有是命。

出宫中官承应人等守城

甲辰，上以将士多战歿，尽出宫中官承应人等分守四面，至令舍人牌印及省部令史拽炮，上之使令数人而已。有奉御转奴、护卫扎鲁等，皆疏俊年少，不任执役，乘夜缒出投降，上亦不知也。

○总论

义宗皇帝在位十有一年，伤王室之浸微，先朝之积弊，吏政失于苛细也，不破法以情。将士利于征战也，不逞兵以忿。朝臣有罪，则薄示降罚，未尝妄戮一人。母后无宫，则略加补修，未尝辄营一殿。而又敦崇儒术，遴选武臣，罢猎地以裕民，开经筵而论道。以六事课县令，田野辟而赋税均；分三路设司农，善良进而奸邪退。是致家余蓄积，户益丁黄，虽未治于太平，亦可谓小康小息者矣。属天开一统，地入大朝，遂至灭亡，犹足称颂！曷尝不亲驭六辔、抚巡三军，出器皿以旌战功，杀厩马以充犒赏，所以人百其勇，视死如归。父既受刃于前，子复操戈于后。大臣如仲德，义所感者几千人；近侍如绛山，气不夺者以万卒。死于社稷，上下一同。书之简编，古今无愧。某起繇冷族，滥窃科名。始以词赋待罪于玉堂，终于奏官承乏乎兰省。厚颜覩面，诚为我辈之羞；镂骨铭心，惧泯吾君之善。况承都元帅之命，且惟大中书之言，敢不追想前编，直书实事？谨以亲所见闻，撰成《汝南遗事》四卷，计一百七事，冗长不文，故不足取，庶几它日为史官采择。若夫正大、天兴本末之详，则天下自有公论，非某陋儒所敢与知，庸俟将来，必有秉笔者焉！